

体认概念下的非人称构式

杨朝军¹ 杨更前²

(1. 河南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研究所, 河南 开封 475001; 2. 英国巴斯大学 电子与电气工程系, 英国 巴斯)

摘要:本文以体认语言学为基础,回顾前人对非人称构式的研究,重点关注 Langacker、马应聪对非人称构式的解释,并提出了渐进控制参照模型。该模型认为,人类的认知类似邦达尔科的功能语义场,它是以不同的认知语义场组合而成的,具体可分为核心区、近心区、过渡区、边缘区等,概念化者在对事件概念化的时候既可以由外而内,通过大辖域、中间辖域再到小辖域;也可以由内而外,由核心区中的事件编码开始,再到小辖域、中间辖域和大辖域。这些辖域由于突显的不同,有的可以显现,有的可以隐现,因此就出现了由非人称构式到类非人称构式再到人称构式的连续统。

关键词:体认语言学;非人称构式;功能语义场;渐进控制参照模型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1-0010-10

0 引言

现代语言学发轫于索绪尔(1983),他强调语言的先验性,认为语言是事先存在的,可以单独对语言研究,因此被称之为现代语言学之父,这即所谓语言学界的第一次革命。语言学的第二次革命源于乔姆斯基(1957),他认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当一个人出生以后大脑里自然就拥有了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该语法和具体的语言结合,就生成了具体的语言。如果说有第三次语言学革命的话,当属目前的认知语言学,该流派坚持“现实—认知—语言”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语言首先是现实的产物,然后经由人们的认知世界进行加工,最后才能形成语言,因此语言是长期体认(王寅, 2014)的结果。体认概念集中反映出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Lakoff et al., 1999)的观点,所谓“体”就是对客观事物的体验,这于人类而言具有共性;所谓“认”,就是对客观事物的认知,于每个个人而言具有个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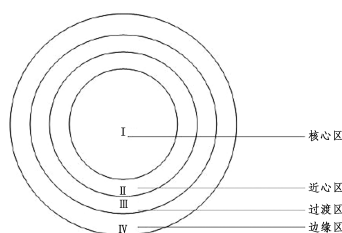


图1 功能语义场概念图

从体认语言学的角度来讲,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知首先是一个长期稳定、由外而内的行为。现实

收稿日期:2022-10-15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概括性指称的认知研究(2019-JCZD-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朝军,男,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

杨更前,男,英国巴斯大学电子与电气工程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工智能与认知语义学研究。

引用格式:杨朝军,杨更前. 体认概念下的非人称构式[J]. 外国语文,2023(1):10-19.

世界里的范式经过人们反复的认知形成相对固定的图式,该图式最后被沉淀下来成为语言中的固定句式,而这种句式又会回到现实世界中发生变化,然后再次回到语言的层面(Schmid,2020:4),并由于突显的不同而变幻出不同的句型来,这种变幻其实是一种客观的现象,于语言使用者而言体现出一种共性。人的认知具有主观性,认知首先是个人的认知,所以概念化者——或隐或现——总是事件的决定者,是一个事件最大的认知参照点;其次,事件的发生取决于一个认知语境,这个认知语境往往是事件发生的场域,即空间和时间,鉴于时间可以由述位等来表征,因此空间往往是第二个参照点;然后根据 Langacker(2009:144)的循环控制模型理论,经由该认知参照点可以逐步进入到事件的核心区域。这个图景由外而内则非常契合邦达尔科(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Бондарко)(1984,1996)的功能语义场概念(图1)。该功能语义场由边缘区、过渡区、近心区和核心区构成。在邦达尔科看来,边缘区是可有可无的结构,过渡区是一些非典型的事件表现形式,近心区靠近核心区,是事件表征的主要表征方式,而核心区主要表征事件的发生状况,是事件场域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

“现实—认知—语言”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反过程,它可以说明语言是如何反映现实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邦达尔科的功能语义场也可以由内而外地识解,而且其中的成分——无论是边缘的还是核心的,都是基于概念化者的突显意象而不可或缺的。Goldberg(1995)认为,构式就是在这种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内外结合、相互辖制的状态中产生的。本文拟沿袭 Langacker(1986,1991a、b,1993,2008,2009)关于辖域的说法,将这些不同层次的范畴分成大辖域(外层区域)、中间辖域(中间区域)和小辖域(内层区域),以解释非人称构式的出现情况。

1 文献回顾

1.1 前人对 IT 非人称的认识

关于 IT 非人称构式的研究历来很多,基本上都局限于 IT 非人称构式方面。典型的 IT 非人称构式主要包括形式主语 it、系词+谓词,然后是介词短语+人称代词,最后是由动词不定式短语或分词短语所构成的功能小句。具体见下例:

(1)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see him.

首先,Postal(1974)、Chomsky(1981)、Collins(2005)等学者,解释了英语 IT 非人称构式的生成特点,说明了 IT 非人称构式的形成机制以及相关句型之间的转换方式。Halliday(1985,1994)、Lambrecht(1994)等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解释了英语 IT 非人称构式的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前者说明了 it 是有标记性质的主位,其语篇功能就是进行话题导入,让真正的话题(也就是 it 所代表的后接小句)紧随其后出现,从而成为下文讨论的对象和出发点;后者说明英语 IT 非人称构式符合语言典型信息结构的由旧信息指向新信息的规律,以“虚—实—虚—实”的总体信息结构特点突显了处于尾重状态的小句命题,因而是一种句子焦点结构。Bolinger(1973)、Radden.(2007)重点探讨了英语 IT 非人称构式中 it 的构型作用,认为它没有实际的指称意义,它的最重要的句法作用是为整个非人称结构提供一个主语背景。Malchuko 等.(2011)借此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非人称化策略,他们认为如果一个语言表达式要从人称构式转换为非人称构式,那么势必会引起指称词、语法形态、语序、论元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变化。国内学者吴建明和 Siewierska(2012)研究了印欧语言和汉语非人称构式之间的异同,开创了非人称构式汉外对比的先河。潘正华、王义娜(2020)用大量的语料考察了英语复杂非人称构式的构型特征在汉语中的对应情况,然后提出了英语复杂非人称构式中的谓词往往是言据性质和认知性质的,具有评价

的功能。另外,和英语复杂非人称构式中的主语相对应的论元成分主要有零主语、物称主语、时间主语、地点主语、概指主语、不定主语等。在句法的层面他们发现,“补语事件主语+事件评价述谓”和“零主语+句内状语+补语事件”两种构型是和英语复杂非人称构式相对应的主要汉语非人称构式。但是,根据 Goldberg(1995)的句法形式无同义原则,尽管我们有多多个方式可以表达和英语 IT 非人称构式相同的命题,但是其特殊构型一定有其内在的认知背景和深层次的原因。下面具体分析一下 Langacker 和马应聪的观点和看法,并尝试借助体认语言学的理论建构模型来加以解释。

1.2 Langacker 的循环控制模型

Radden 等.(2007:272)认为,人是万物之灵,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和事体都是人类心灵的反映,因此是认识世界的主体。无独有偶,Langacker(1991a:213)从语言的层面也考虑了语言建构过程中人为的因素,他提出当事体投射到语言表达层面之后,主语往往是命题建构的发起者,而宾语往往是命题建构的结果。所以,所有句子所能表达的命题无一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所有的语义都是某一特定的人群当前正在进行认知处理的意义。因此一般来讲,句子的主语都应该是具有灵的主语,而且这个有灵主语中的典型成员就是人,常规的结构应该是人称结构。但是在英语的 IT 非人称构式中,其中本应充当句子命题“主宰”的概念化者却退出了认知域中突显的部分,从而成为一个场下(off-stage)的旁观者。按照 Martin 等.(2005)的评价系统理论,当一个由明确指称的成分充当一个命题主体的时候,它承担介入的功能,也就是说它要为其后的命题事件负责;但当一个没有明确指称的成分充当一个命题主体的时候,其作用是不介入,意即它不会为其后的命题负责任。因此一个理想化的主语应该是有定的、有指的、有灵的,且是和概念化者的身份合二为一的。但是,在英语 IT 非人称构式中,句子中的主语并非有明确指称的,并非有灵的,而且和概念化者表面看来毫无关系。在 Langacker(2009,2011)的循环控制模型中句子的概念化者 C 被处理在当前认知域之外,因此其自身似乎和句子的命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但 Langacker 认为正是这种缺失了的直接关系,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潜在地证明当前的命题不只是对于概念化者本身有意义,而且对不特定的人群都有意义——也就是说此时的概念化者不是说话者,而是一个抽象的总括的概念化者,它指向所有符合当前语境的人。既然句子当前的概念化者选择了置身事外,那么在进行句子建构的时候还是要考虑能够充当句子命题主体的事物。根据一些学者提出的层级性的主语连续统,在有灵主语缺失的情况下也可以根据语义表达寻找无灵的物称来充当句子的主语。按照 IT 非人称构式的语义内涵,句子的概念主语应该是谓词后面的小句,也就是说就当前认知域中的概念基元来看,IT 非人称构式中的后接小句才是真正的主语,它并非一个事物,而是一个由 that 小句、分词短语或动词不定式短语所表征的事体。如果该事体作为 IT 非人称构式的句法主语的话,它和其后的评价性谓词确实具有了语法意义上的“载体(carrier)+属性(attribute)”关系。但是,其后的谓词所表达的性质并非相关载体本质的属性,因此这种属性仍然是潜在的普遍概念化者所认同的评价性认识。同样的语义结构采用这种“载体+属性”的结构也已经比较完备了,但是 IT 非人称构式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这个小句“载体”被放置于句子的末尾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虚指的指示代词 it。这种句法上的调整改变了“载体+属性”的形态结构和信息结构,也同时改变了人们对其的认知顺序。从形态上讲,英语的句子结构讲究尾重(end weight),即将序列较长或较为复杂的语言表达放置于句子的尾部;从信息结构上来讲,英语也有尾焦(end focus)的说法,即将最重要的信息放置于句子的末尾部分。IT 非人称构式在形态上将较长的表达事体的小句放到了句尾,而句首使用了最简短的语言表达形式 it;从信息结构上来讲,it+be 均是无信息、旧信息或者是弱信息,而述谓部分的动词、名词或形容

词这些评价成分则是新信息或者是重要信息。同理,述谓部分之后的介词短语或关系词是弱势信息,而其后的从句事体则是强势信息。从图形-背景的视角来看,在“载体+属性”的构型中,小句事体是射体,属性部分为界标,但进入 IT 非人称构式之后出现了四个层级的图形-背景结构:首先是在主句部分, it 为射体,述谓成分为界标;次之在小句部分,介词短语或关系词为射体,其后小句为界标;然后我们从句子的实体部分来看,述谓部分为射体,小句命题为界标;从主句和后接小句的关系来看,主句为射体,小句命题为界标。可见在整个复合句式,主句重要于从句;在主句内部,述谓部分重要于 it 部分。所以在整个 IT 非人称构式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当属构式中表示评价的述谓部分,IT 非人称构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目的为突显评价性信息的特殊的构型编码方式。按照 Langacker 的循环控制模型,概念化者对 it 非人称小句的认识沿袭了认知参照点模型的认知方式,即 it 是整个 IT 非人称构式的认知中心,它为整个命题事件提供了认知场域 F,在这个场域中概念化者 C 及其唤醒的认知域 D 都构成了 it 所提供的场域 F 的一部分。在这个认知场域中,作为评价的述谓部分成为了最为突显的部分,是构式命题概念认知层面的射体,而后接表示事体的小句部分成为了述谓部分的界标,进一步烘托了述谓部分的评价意义。因此 IT 非人称构式的语义内涵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化者在 it 所构建的认知场域 F 中为小句命题 P 做出了关于述谓部分的普适性评价。

1.3 马应聪的认知场域控制模型

马应聪(2017)根据 Goldberg(1995)关于构式语法的论述,结合 Langacker 的循环控制模型提出了认知场域控制模型(cognitive field control model)。按照这个模型,IT 非人称构式中的非人称标记语 it 为整个构式提供了控制场域,该控制场域也是人们识解构式命题的一个认知参照点。同时,该控制场域在整个事件结构中充当命题事件的射体。在这个控制场域中,述谓评价部分是其中最为突显的成分,它为整个事件结构提供述谓辖域;在这个述谓辖域中,潜在的概念化者 C' 将构式中末尾的小句拉入到共同的述谓辖域之中,从而使得小句事体成为整个构式的界标。具体内容可参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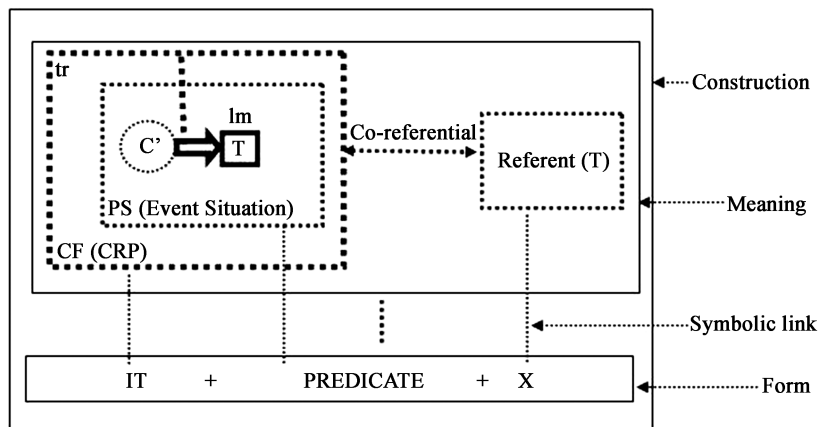


图2 IT 非人称构式的认知场域控制模型(马应聪 2017:40)

图中外围的大四边形代表整个构式,在构式之间存在着意义结构和形式结构之间的对应,它们之间的关系由象征关系联结,具体由纵向的虚线表示。其中的形式概念 IT 指向认知控制场域,即外围的虚线四边形,它构成了整个命题的射体部分,其中涵盖了述谓结构辖域(内环的虚线四边形),其中突显的述谓(右向的粗体箭头)联结了潜在的概念化者 C 和小句事体 T,并标识了它们之间的吸引控制关系。控制模型中的认知对象 T 和整个控制场域存在共指关系。与 Langacker 的 IT 非人称构式的循环控制模型相比,马应聪的认知场域控制模型涉及了更多的细节,并说明了认知场域和构式形态之间详

细的一一对应关系,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Langacker 和马应聪都以参照和控制的理论解释了 IT 非人称构式的构成和意义关系,例如意义成分与形式成分之间的参照,控制机制与构式构型之间的参照,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参照关系等。但是目前还存在几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一,概念化者的身份和地位问题。概念化者是语言的灵魂和核心,它一定是语言表达和认知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是主导者,但在上述研究中都是以潜在的身份“蜷缩”在 it 所提供的场域里面,和其真实身份及地位严重不符;第二,Langacker 循环控制模型中最重要的理念是控制,其中涉及了各个成分和各个层次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关系,但在相关的讨论中没有触及;第三,无论是 Langacker 的认知参照点模型还是循环控制模型都强调了动态性的概念,即在构式形成的机制上一定存在一个孰先孰后、内外互动的动态关系,但这个关系在以往的讨论中鲜有论证。下面我们依据渐进控制参照模型,从宏观上对英语 IT 非人称构式展开新的阐释。

2 渐进控制参照模型与非人称构式

2.1 渐进控制参照模型

关于构式的形式和意义问题,Goldberg(1995)、Langacker(1987,1991a,b)等几乎没有争议。前者认为构式是一个形式-意义对应体,后者无非将其推进了一步,一方面回归了语言本质上是声音符号的本源,认为构式是意义和声音的对立统一;另一方面,Langacker 认定这种声音形式和意义对应关系的本质是象征关系,这也和 Saussure(1983)关于能指和所指的认识如出一辙。在 Saussure 看来,所谓意义,无非是在人们的心智中和声音象征关联在一起的概念而已。这也解释了 Langacker 为什么在其认知语法中经常用虚线把不同层次的语言单位联结在一起的原因。鉴于此,我们在当前的讨论中拟省却心理认知层面的语言构型和语言形式(声音或书面符号)的联系,只关注在 IT 非人称构式建构过程中的心理机制。

我们结合了 Langacker(2009,2011)和马应聪(2017)关于 IT 非人称构式的理解,在其循环控制模型和认知场域控制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渐进控制参照模型(Zoom-in Control Referencing Model)。具体如图3所示:

根据体认语言学的观点,该图首先揭示的是由外而内的体验关系。从次第扫描的角度来看,概念化者 C 是发起者,然后进入 C1、C2、C3,最后进入到 R 并和目标 T 建立 P 的心理接触关系;从整体扫描来看,概念化者 C 首先激活了最外层的认知域 D,继而顺序激活 CF1、CF2 等中间辖域,然后进入认知参照点 R,并最终将目标物体 T 通过述谓 P 拉入自己的辖域。然后是由内而外的识解关系。从次第扫描来看,述谓成分 P 是一个依存结构,它需要和目标物 T 首先结合构成独立成分 RT,然后才可以由该核心成分,结合认知成分 R、C3、C2、C1,最后到达 C 这个概念化者。从整体扫描来看,RT 的结合顺序激活了最内层的辖域 CF2,次之是 CF1,最后是认知域 D,再最后才是 C 这个概念化者。当然,在这种内外结合的互动中,有的成分突显,例如概念化者,这样就可以构成 I think...或者 It's...for me...之类的句子;这些成分也可以不突显,这样就可以形成 It's...to do sth...,甚至只有核心词汇 P(例如 interesting!)的例子。

从这个渐进控制参照模型来看,该图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人本性。构式虽然有其现实的客观基础,但其语言表达有赖于人对其的认识,图中 C 及其变体 C1、C2、C3 等说明了概念化者的存在,尽管这种存在可能是隐性的,也可能是显性的,但是无时无处

不在。

Martin, J.R. & White, P.R.R.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M]. New Yrk: Palgra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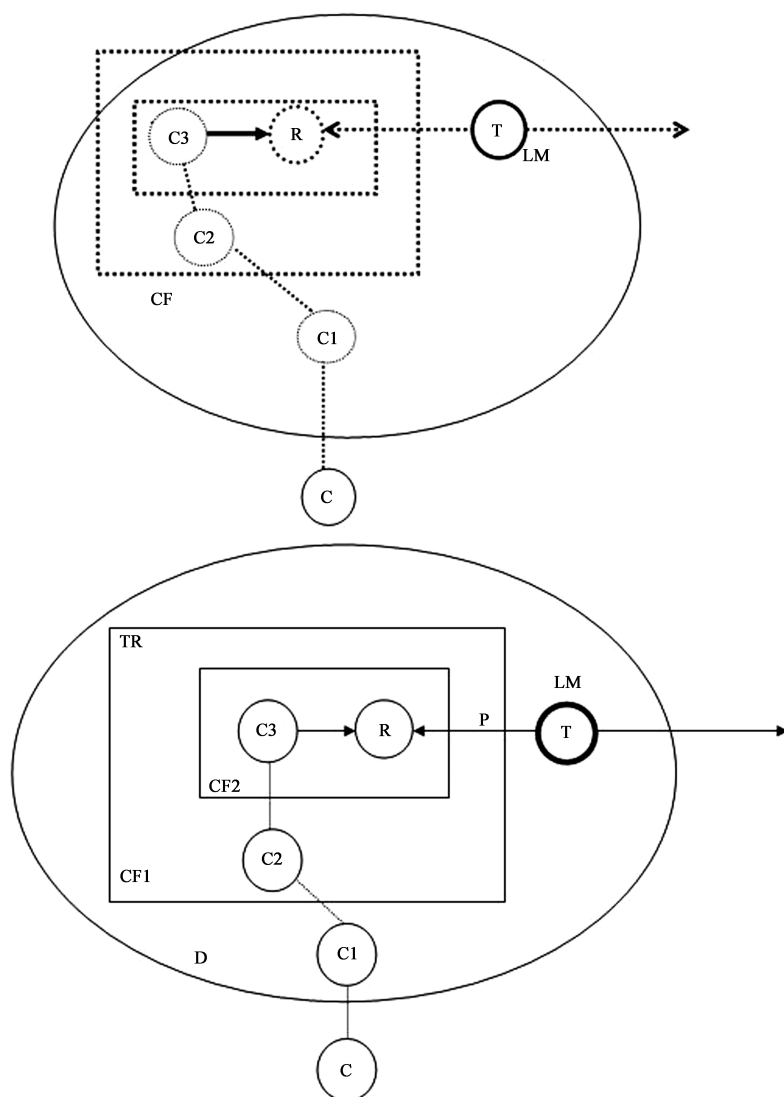


图3 渐进控制参照模型

2)图式性。概念化者在进行概念化的认知过程中,认知的方式就是按照一定的图式来进行,图式在实践中体现为人们观察世界的惯性。图式在语言层面,则体现为相对应的稳定的语言实例。

3)整体性。完形是图式最典型的特征,因此在语言认知的时候,处于同一认知辖域内的图形一定是一个完整的图形,图式的完整性还体现在图式中不同的构成成分之间适合的互动关系。

4)动态性。既然认知是一种行为,那么作为语言认知的方式一定是动态性的,即在一个构式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细微的变化。理论上讲,没有一个构式的意义是一成不变的,但这种变化是细微的,一般情况下是人所感知不到的。

5)互动性。认知活动中的互动既体现在构式的构成成分之间,也体现在构式与其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既体现在构式形成的生成机制,也存在于对构式理解时期的识解机制。

6)突显性。虽然关于图式的整个认识过程是动态的,这种动态还体现在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方面。

事件的哪些地方需要突显,哪些地方需要隐现,这些都是认知过程中随时需要关注的问题。

7) 抽象性。构式的建构过程和识解过程实则是认知主体的心智过程,其构成方式是我们认知中的方式,有着心理过程所特有的风格,因此和现实世界中的事体未必完全一致。此外,即使相同的事体根据不同的认知意象也可以有不同的认知图式以及相应的语言表征方式。

8) 扫描渐进性。Langacker(1986:26-27,1987:145-146,247-248,1991a:22-23,78,153)将认知过程区分为整体扫描和次第扫描,这两种扫描可以同时发生,逐次进行,且每一个先发单位辖制着每一个后发单位。例如由C到C1、C2、C3的扫描属于次第扫描,而由大辖域、中间辖域而小辖域的扫描属于整体扫描。同理,由处于核心区域的依存成分P出发,结合目标对象T以及认知对象C3的扫描是次第扫描,而由核心区域到CF2、CF1再到认知域D的扫描属于整体扫描。所以无论是整体扫描还是次第扫描,都存在一个渐进的、辖制的过程。

9) 开放性。所有的理论都有其适用的对象和目的。例如Langacker的循环控制理论很适合解释构式压制的情况。当一个新的元素进入到一个固化了的构式的时候,要对这个新的元素按照一定的构式标准进行考察,其结果有完全允准、部分允准、不予允准等几种情况。对于完全允准的结果该构式可以顺利接纳;对于部分允准的情况可以利用原有构式的惯性对其进行压制,使其符合当前构式的要求并加以解释;不予允准的情况则构式不能成立。此渐进控制参照模型也是如此,它既可以解释典型的IT非人称构式,同时也可以解释there之类的类非人称构式,也理所当然地可以解释典型的人称构式。

2.2 渐进控制参照模型对非人称的解释

渐进控制参照模型体现了内外辖域的相互关系、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和抽象与具体的关系。该模型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元素:参照点R、认知对象T以及其间的心理路径P。如果这三个元素都从基线之中突显出来并被编码为语言表征的话,则一般体现为主语、谓词和宾语等。但是,对于相同的一个事体,在真正的语言编码中,这些元素根据概念化者的交际意向性,有的元素可能会显现,有的元素可能会隐现;有的元素会加强,有的元素会消减;有的范畴可能会改变,并被其他范畴取而代之。具体言之,参照点R在语言表征中可以隐现,即在语言表征中没有出现,在心理路径和认知对象都显现的情况下,会形成无主句;如果参照点R虚化,由其他成分来充当的话,可能会出现抽象范畴,语言表征中往往会出现it、there等形式成分占据主语位置的情况;如果参照点R并非上述抽象实体,而是具体实体,按照Langacker(1991b:307)的分析,这些具体实体分别是物理实体、动物实体、人称实体、听话者、说话者等。除了人称、听话者、说话者之外的物理实体和动物实体都属于非人称的概念;同理,如果心理路径和认知对象不存在,只有认知参照点R的话,那么在语言表征中会构成独词句。在认知参照点R为具体实体的情况下,如果心理路径P不具有参照点R所引发的施动性,或者心理路径P是一种半施动性,无论认知参照点R是否为人称实体,则均属于非人称构式的情形。前者可见于方位句、名谓句、形谓句或者主谓谓语句,后者可见于中动式。在缺省了认知参照点R的情况下,如果只有心理路径P或者认知对象T单独存在,则也构成独词句。综上,英语IT非人称构式属于参照点虚化现象,其主题位置由抽象范畴来充当,语言表征中it形式成分占据认知参照点位置,是非人称构式中最为原型的构式。

依据渐进控制参照模型,认知参照存在着一个由C到C1到C2到C3再到R再到T的次第扫描过程。在这个心理路径里,既有不同成分之间的激活和反哺,也有该路径推理过程中的力动态。其中大辖域之外的概念化者是一切力的源泉,它因为某种事态唤起某种辖域,然后将这个辖域进一步缩小成it所提供的控制场域的中间辖域。由于IT非人称构式中概念化者的普适性特征,其自身也是大辖域

以及中间辖域中的构成部分。在 it 提供的控制场域中,这个概念化者又进一步激活述谓成分所在的述谓控制场域,继而述谓成分又将认知对象 T 吸纳到自己的构式图景之中。将这个心理路径推进下去的力量可以是物理的,也可以是心智的。不过根据我们的观察,人称构式涉及的物理力和意志力较多,而非人称构式——尤其是 IT 非人称构式涉及的心智力较强。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线性的次第扫描过程中,虽然概念化者作为语言表征的终极触发者无处不在,但它是以一个场下的局外人身份参与其中的,因此在语言表征中并不会出现。实际受到突显并得以在语言表达式中编码的成分主要是述谓成分,次之是表征目标实体的后接功能小句,再次之才是为述谓辖域提供控制场域的 it 场景。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按照突显程度来进行语言编码的话,述谓成分是必要的依赖成分,次之是后接小句,再次之是提供场域的 it,再次之是潜在的概念化者。换言之,如果我们要对这个事件表达有所省略的话,第一个可以省略的是概念化者,第二个可以缺省的是 it,第三个可以缺省的是后接小句,最后剩下的就是述谓成分。请看下面例句:

(2) I think it is interesting to read the book.

(3) It is interesting to read the book.

(4) To read the book is interesting.

(5) Interesting.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例句是按照 IT 非人称构式的认知图式中的成分及其顺序进行语言表达的。其中例(2)中的 I think 显然只提供了大语境的框架,在核心语义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因它可以以 I think, I believe 等的形式出现在句首,也可以介词短语的形式(例如 for me/to me)出现在述谓成分之后,功能小句之前。在例(3)中概念化者是省略的, to read the book 是真正的主语,但是 it 作为形式主语既强调了 interesting 的重要,同时也为说明 to read the book 提供了参照和背景;在例(4)中因为 it 形式主语的或缺,且英语中不能缺乏主语,因此在 IT 非人称构式的语义概念中另外一个突显的论元概念就是其中的后接小句,因此这里后接小句充当句子的主语。例(5)中概念化者、主语以及认知参照点统统缺失,因此导致了 interesting 独词句的出现。从这里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在 IT 非人称构式的语义基元中存在着不同的突显层次:述谓成分最为突显(当然也是最为重要的信息),次之是小句成分、形式主语 it,再次之是潜在的概念化者,由此可以构成一个关于非人称构式—类人称构式—人称构式的连续统。

上面依据渐进控制参照模型结合具体用例的分析主要考虑的是次第扫描的特点。首先,所谓“次第”,即在扫描的时候是一个接着一个进行。次之,所谓控制,是指每上一个层次直接控制着下一个层次。第三个特点是参照,其实这个渐次的扫描方式也和 Langacker 的认知参照点理论是一体的,也就是说次第扫描的本质就是上一个被扫描的成分以下一个成分为参照点从而接触第三个成分,依此类推,在构式的概念基元之间建立递进的心理路径,达成各个成分之间的心理可及。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业已看到了整体扫描的影子,无论在哪一个层面——大的认知辖域、it 提供的中间层次的认知辖域,还是述谓部分所提供的较小层次的述谓辖域——都是自成一体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每个孤立的层面进行整体扫描从而识解其整体。例如在述谓辖域层面,作为依存成分的述谓成分可以和后接小句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形图式;然后进入 it 控制辖域层面,述谓成分和后接小句和 it 结合可以构成一个更大一些的独立的完形图式;除此之外,由 it 场域、述谓成分和小句构成的单位和概念化者结合构成更大的辖域。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整体扫描同样是有层次的,一般是从大的辖

域到中间辖域然后再到小的辖域,例如在 IT 非人称构式中就体现为“概念化者+it+述谓成分+小句”——“it+述谓成分+小句”——“述谓成分+小句/小句+述谓成分”^①——“述谓成分”,这是概念化者认知的程序。反之则是语言使用者编码的顺序,即“述谓成分”——“述谓成分+小句/小句+述谓成分”——“it+述谓成分+小句”——“概念化者+it+述谓成分+小句”。

3 结语

前人对非人称的研究一般局限在 IT 非人称构式方面,偶尔也有讨论 there 存在句、法语 il 的情形,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形式代词 it 或者 il 的解释上。Langacker 以隐喻的形式说明了 IT 非人称构式的作用机制,声明了 it 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概念化者,其通过努力抓取了目标小句,从而形成了 IT 非人称构式。马应聪根据认知语法的理论提出了认知场域控制模型,认为 it 代表了相关的场域,它既包含了概念化者,也涵盖了谓词;既与后边的小句保持了意义上的共指关系,也起到了抓取目标小句的作用。作者从体认语言学的“现实—认知—语言”出发,认为所有的构式都是现实事件在认知中长期沉淀的结果,因此语言结构与现实事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的渐进控制参照模型认为,人们的认知首先是概念化者对现实的体验,他依靠认知参照点由外而内逐步深入,由大辖域、中间辖域再到小辖域步步为营;同时,该认知也反映了认知中的识解过程,语言从核心区域的依存结构出发,由内而外,由小辖域到中间辖域再到大辖域逐层而行。这种互动既解释了非人称构式的形成过程,同时也结合了认知上的突显特征,说明了 IT 非人称构式无非是一个特例,是非人称构式到类非人称构式再到人称构式这个连续统中的经典一环。

参考文献:

- Bolinger, D. 1973. Ambient it is Meaningful too!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 261-270.
- Chomsky, N.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M].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 Chomsky,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M]. The Hague: Mouton.
- Collins, C. 2005. A Smuggling Approach to the Passive in English [J]. *Syntax* (2): 81-120.
- Goldberg, A.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ldberg, A. E.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1st edition) [M]. London: Arnold.
-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M]. London: Arnold.
- Halliday, M. A. K.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ition) [M]. London: Arnold.
- Lakoff, G. & M.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mbrecht, K. 1994.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1a.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M].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① 从我们的渐进控制参照模型来看,这个认知层次是从最外面的椭圆,再到中间的虚线四边形,再到最里面的小的虚线四边形这样逐层推进的。

- Langacker, R. W. 1991b.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Vol.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3.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1): 1-38.
- Langacker, R. W.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2009. *Investigations in Cognitive Grammar*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angacker, R. W. 2011. Convergence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G]// M. Brdar, S. T. Gries & M. Žic Fuchs.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vergence and Expans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9-16.
- Langacker, R. W. 198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Grammar[J]. *Cognitive Science* (10): 1-40.
- Malchukov, A. & A. Ogawa. 2011. Towards a Typology of Impersonal Constructions A Semantic map Approach [G]// Malchukov, A. & A. Siewierska. *Impersonal Construction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56.
- Martin, J. R. & P. R. White. 2003.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Vol. 2)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Martin, J. R. & P. R. White. 2005.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Postal, P. M. 1974. *On Raising: One Rule of English Grammar and it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M]. Cambridge, MA/London: MIT Press.
- Radden, G. & R. Dirven. 2007. *Cognitive English Grammar*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Saussure, F. 1983.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London: Duckworth.
- Schmid, H-J. 2020. *The Dynamics of the Linguistic System: Usage, Conventionalization, and Entrenchment*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Бондарко, А. В. 1984.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M]. Л: Наука.
- Бондарко, А. В. & Гак В. Г. 1996. Теория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Локативность, Бытийность, Посессивность, Обусловленность (том 6) [M]. СПб: Наука.
- 马应聪. 2017. 英语非人称构式的认知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潘正华, 王义娜. 2020. 非人称构式的汉英对应研究: 基于 E/ E 谓词的 It 复杂构式考察 [J]. 外语教学 (6): 42-48.
- 王寅. 2014.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 [J]. 外国语 (6): 61-67.
- 吴建明, Anna Siewierska. 2012. “非人称”范畴的汉语视角 [J]. 外国语 (2): 30-37.

Impersonals in Light of Embodied Philosophy

YANG Chaojun YANG Gengqian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embodied philosophy, recalls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impersonals, focusing mainly on Langacker and Ma Yingcong's perspectives and providing zoom-in control referencing model. It believes that the vision of the people is similar to the field of functional semantics, which consists of nucleus, approximate, transitional and ephemeral zones. The conceptualizer can start from the outside to the inside, from the large domain, intermediate domain to the immediate domain, or from the inside to outside, from the immediate domain, intermediate domain to the large domain. Some of them are optionally hidden and some emerging due to their different profiling and thus the continuum of impersonals is formed ranging from impersonal constructions to personal constructions.

Key words: embodied philosophy; impersonals; functional semantics; zoom-in control referencing model

责任编辑:冯革